节马碑

将军与战马叩击大地的声音

林汉筠

在虎门沙角炮台上,一匹战马的雕塑朝着不远处的将领雕像,仿佛是在扬蹄嘶鸣。将军,就是陈连升,来自湖北,土家族。战马,叫黄骝,是陈连升的坐骑。180年前的沙角炮台,这位将军与战马,用气节叩击大地,书写着一个生死相依的血性故事。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因办事不力",被道光皇帝一纸"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诏书,调离岭南,奔赴前途渺茫的新疆。接任林则徐的琦善,则敞开大门与侵略者"议和",一边与英方谈判,一边命虎门减兵撤防。将驻守虎门、战绩累累的将军陈连升部兵力裁减三成,拆走沙角炮台的木排与铁链,遣散忠心抗敌的船工水勇。最后,仅剩600名兵丁。

琦善千般讨好英方,英方却仍急不可耐——侵略者要侵占广州,血洗华夏。

1841年1月7日,一场在中国战争史上不可忽视的战争开始了。这天一大早,英军便派出大小战舰20余艘,突然向沙角炮炮发起猛攻。陈连升见状,指挥将士向敌舰发射火炮回击。万炮齐鸣,将两岸震得山响,敌舰被打得无法靠岸。但沙角炮台的官兵只有600来人,不到英军的半数,兵力相军的战势,火炮总数只有30来门,远不及敌军的近近大炮。甚至连士兵们向炮膛里塞的火药,都掺杂着杂质,威力远远不够。也后方防线靖远炮台的关天培将军手下也只有数百名官兵,且远水难救近火,指望琦善派援兵更是不可能。

狡猾的英军在正面攻击无果的情况下,便通过汉奸带路绕到沙角山后面登陆,以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将士们腹背受敌,劣质弹药也所剩无几。面对敌军一步步逼近,在生死存亡之关头,只见陈连升跨上黄骝,在生死存亡之关头,只见陈连升跨上黄骝,在上死存亡之关头,强虎下山,跃入敌阵。一时,金属的撞击声、炮弹喷出的火



陈连升与黄骝马塑像。

光、壮士喷出的热血,蔚成漫天的彩虹。陈连升和他的兄弟们,用血刃去践行曾经的诺言,用长枪、飞弹,上演一场生死殊斗。忽然,一颗流弹飞来,将军不幸中弹。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子弹已穿过胸膛,自知生命无多,便对着正贴在自己颈部的马说:"你快点走。"说完,拾起剑来,又刺向来犯。

黄骝,踯躅徘徊,哀哀长嘶,久久不肯 离去。

陈连升的长子陈长鹏,望着拼下最后 一口气仍不忘杀敌的父亲,便"挺戟大呼, 左右跃杀数夷,袍皆血染",血战不止,被敌 军砍中数十刀,最后惨遭破腹,含恨而去; 次子陈举鹏也是杀到最后一刻,纵身大海 而殉国。

陈连升与600名壮士血洒沙角炮台,完成了铁血英雄的残酷而又奇特的葬礼。悲

刘志宇

壮苍凉的战场之上,他们的鲜血,一寸寸渗透虎门这块红色的土地。这个敢于向英国侵略者射出第一发炮弹的指挥官、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以身殉国的将军,用生命为这场战争写下了壮烈篇章。

那天,战马的眼泪与英雄的鲜血涔涔滴落,然后又汇聚在炮台,流入大海。敌人认出它就是陈连升的坐骑时,举起刀来,凶残地说:"是它和陈连升用我们大英帝国士兵的血染红了虎门,我们要将他们的肉一块块割下来。"

当然,狡黠的侵略者并没有将它的肉一块块割下来,他们想用一匹马来击垮国土捍卫者的心理。他们见黄骝不从,采用了"去其力、夺其志、困其体、屈其身"的方法进行驯服。面对洋人侮辱式的驯服,战马依旧坚强地站起,绝不屈服。即使后来被掳到

了铁蹄下的香港,它也仍旧保存着血性的姿势,高傲地站立着。"英军喂之不吃,近之则踢,骑之则摔,刀砍不惧",把它放到无人看管的山上,仍是"草亦不食,日向沙滩北面悲鸣"。灵性的黄骝,似乎知道这是英军占领的地方,见同胞们拿着食物捧在手中时才肯啃食,若放在地上,则昂首走开,绝不会向掉下去的食物低头。

将军与战马的故事在香港传播开来, 黄骝也因此引起许多华人的关注。当他们 讲起陈连升血洒疆场的事迹时,马便静静 地站在旁边认真聆听,过后又泪如雨下;当 好心人对它说"我带你回去吧"时,它的眼 里顿时流露出无限渴望,摇摇尾巴跟了上 来。但是,侵略者岂能轻易地让这样有着血 性的中华战马回到家乡?

被弃在山上,它只有一个念头——回家,与将军作伴,一起站成民族的姿势。在英军的威逼之下,黄骝忍受着饥饿和伤痛,终日向着战火纷飞的虎门炮台若有所思,又若有所悟。在俯仰之间,伴随着对主人的思念,日复一日,声声悲鸣。1842年4月,这匹曾陪伴着将军一生驰骋疆场的战马绝食而亡。

陈连升牺牲了,黄骝殉国了,人们为壮士惋惜,为英雄击节。这种气节,就是立于山岳、傲视群雄的凛然之气。

清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由番禺庠子陈昭撰稿、顺德进士赖子猷书写、吴仲山共同创作的《节马行》和《节马图》,终于在沙角炮台立了起来。在这块长152.5厘米、宽40厘米、厚2.5厘米的石碑上,他们用颤抖的手写下将军与马的忠节。现这块已断成三节的节马碑,收藏在鸦片战争博物馆,用阳光衬出那个姿态,即使相隔了180年,在中国大地,依然还能听到一代英雄与一匹战马叩击大地的声音。

激越、铿锵,由远至近,由模糊而清晰。 它震撼着,斩钉截铁又悲怆威武,而且愈来 愈强,愈来愈烈。

溪時新韵 **衛阳行脚**(组诗)

陈惠芳

东洲岛

居长沙,登橘子洲。 访岳阳,登君山岛。 至衡阳,登东洲岛。 湘江流域镶嵌三大宝石, 铺陈了贫贱与荣辱。

有船山在此,有船山书院在此,除了湘江,谁敢浩然北去? 雁过留声,也不过是长空中的逗号。 船山先生的一点墨, 点化了湘江的脸面。

磨镜台

南岳半山腰,别了一块巨石。 自唐以降,依旧有霍霍之声。 磨石,磨石为镜。

擦拭了千百年的镜面, 不免染了尘埃。 凸凹不平的世界,何须打磨? 平整的镜面照现的,还是错落有致的江山。



祝融峰

掌火者率先登顶, 黑暗洞穿,光明流布。

芸芸众生趋光且匍匐。 人类仰望祝融峰, 祝融峰仰望祝融号,

祝融号漫步火星。 所有的仰望, 是一瞬,是一辈子,是千秋万代。

每一个人, 都是火种,都是火神。



来自太空的礼物

今年中秋节,我收到了从教 40 多年来,最为珍贵的礼物——航天英雄汤洪波的爱人夏官快递来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的爱人夏宜快递来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纪念章、航天员在太空吃的丰富多样的特制食品,里面竟然还有宇航员们吃的太空月饼——莲蓉月饼。天上人间共享着同一种美食,这种独特的快乐和幸福,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我享受到啦!

38年前,我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就有幸与夏宜的父母亲成为同事。夏宜是我的学生,她爱好美术源于我的启迪,目前夏宜从事航空服的美术设计工作。

"我的父母亲了不起呢,以前是辛辛苦苦将我们两兄妹拉扯大,现在退休了,日子好过了,还要替我们操心。"夏宜对父母满怀感恩。夏宜的哥哥在湘潭市工作,夏宜的家安在了北京,带孙子、陪孙子读书的任务一股脑落在了父亲夏名仑老师、母亲黄兵炎老师两位老人的肩上。

"这十几年,我们两人,就像军人一样,随时待命。洪波一出差,我们就得往北京飞,去帮我家夏宜的忙,照顾外孙子。紧急

时,一个乘车去湘潭陪孙子读书,一个乘飞机去北京照顾女儿陪伴外孙。"好不容易遇到夏名仑、黄兵炎两位老人在老家湘潭县云湖桥镇,我赶到他们家时,两位老人就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十分热情,又是泡茶又是留吃……

"汤洪波的父母亲不能够去帮忙吗?" "他们哪里有时间咯,屋里的事都忙 不赢。"汤洪波的父母亲也是云湖桥镇当 地淳朴勤劳的农民,两家只有几公里路 远。父亲承包了村里一口二十多亩水面的 鱼塘,平常,老汤大多数时间守在鱼塘旁, 给鱼投食、增氧、看护,母亲则在家操持家

"志宇老师,我们刚刚退休时,家里没有这么多事,我家老夏身体不好,这个病那个病,时不时地要光顾一下。你说就这么怪,最近十来年,儿子女儿家这么多事,我们两个马不停蹄地北京、湘潭到处跑,忙得不亦乐乎,我家老夏身体反而好了。"黄老师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还不是我们两个生就了累的命。"夏老师也在一旁乐哈哈地附和着。

汤洪波去太空之前,打电话请岳父去 们的民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北京照顾一下上班的妻子以及正上初中的 儿子。"洪波去太空,是国家的大事,也是我 们家天大的事。家里的小事你就不要操心, 我们马上动身去北京。"正在一旁已近耄 耋之年的岳母黄老师抢着表态,有长辈的 关爱,更有一个近5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的大局意识。

"我家夏宜很辛苦,这么多年了,儿子从小学到初中,每天接送的任务全都落在了她身上,学校离家又比较远,必须开车接送,这两年好多了,学校就在家附近。"黄老师有些心疼女儿,但更重要的是支持祖国的航天事业,她也为女儿的默默付出而深感值得。

不知不觉我和二老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航天员的生活离我那么遥远, 一瞬间又仿佛这么贴近, 令我时时向往他们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又使我不由感叹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不易。

在国家的强盛与荣光下,每个人都付出了一份力量,不论是历经艰苦、驰往太空的航空英雄,还是默默支持,坚守生活的身后家人,或是平凡岗位甘为人梯的普通人民,弱小的力量可以汇聚成大河,将承载我们的民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洋湖凼艄公的女人

屈芳芳

1935年的春天,一阵吹吹打打的鼓乐声,渺渺飘过渣江洋湖凼平静的河面。蒸水河波光粼粼,时不时有翠鸟掠过,激起细碎的浪花。

一个14岁的姑娘穿着一双绣花鞋,走出大花轿,脚下的河水清冷,卷起雪白的浪花。这个姑娘一眼就喜欢上这条河,捧起河水就喝,喜不自禁道:"沁甜!这是山里流下来的神仙水吗?"

这个姑娘,叫凌万云。她嫁的这户人家,是我爷爷屈孝纯的本家邻居屈惟元,祖辈都是洋湖凼驾船的艄公。

那时候,陆路交通极不发达,衡阳到 邵阳的物资流通,多靠船载。春汛过后,蒸水河里一片繁忙,白帆船、乌篷船、木排、竹排,往来穿梭不息。帆如一群群蝴蝶,排似一片片落霞,遮天蔽日,横江断流,蔚为壮观。

凌万云跟着屈惟元,日夜吃住在船上。船上载着居家生活用品,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有各色土布洋布,也有本地的界牌陶瓷。屈惟元摇橹驾船,凌万云在船舱里洗衣做饭。河水悠悠,凌万云的心儿在河水中荡漾。

船在河里航行,若是顺风顺水,屈惟元就升起船帆,摇橹前行。若是逆流而上,屈惟元就会收起船帆,上岸请来秋夏村屈岭上屋场的黄明元和刘庭环等几个纤夫,前

来帮忙拉纤。船头铁环系上纤绳,纤夫们肩套纤绳,侧着身子,在河滩上咬牙费力,蹬腿牵拉。

船小载量重,三根纤绳九个人牵拉。纤 夫们光着胳膊,肩上搭一条罗纱澡帕,喊起 "嗨哟,嗨哟"的船工号子。纤绳紧绷,纤夫 如毛驴负重爬坡,一步一叩首地往前走。

这个时候,在岸上的凌万云,挎着一个竹篮子跑过来,篮子里躺着几个热气腾腾的红薯,吆喝道:"师傅们呃,辛苦哒,快来呷点东西啰!"听到喊声,纤夫们一窝蜂涌过来,一人抓起一个红薯,用力往嘴里塞。凌万云放下篮子,跑到屈惟元面前,从裤袋里掏出半旧的蓝布手帕,一边仰头为他揩汗,一边心疼地说:"你看你,身汗身雨,也不拿澡帕擦一擦。"

结婚数年,凌万云没有生下一个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屈惟元和凌万云收养了一个女孩,改名叫屈孝春。白天,凌万云和屈孝春娘儿俩在家忙家务,拾掇菜园子,屈惟元在蒸水河里驾船。到了晚上,上过私塾的屈惟元,回家教屈孝春识字。屈孝春十几岁时,经媒人介绍,嫁给了三湖町王氏。从此,屈惟元在外驾船,凌万云便一个人守在家。

后来,我奶奶蒋年林陆陆续续生下我 几个叔叔,家里孩子多没人管,凌万元便主 动帮我奶奶家带小孩,打发清冷寂寞。

1980年,我出生。会说话时,按辈分喊凌 万云"大奶奶",喊屈惟元"大爹爹"。记忆里, 大奶奶非常疼爱我。我父母到田里做事去 了,早出晚归,她就经常留我在她家吃饭。

五岁那年一个夜晚,月光如水,落在洋湖凼的江面上。父母抱着两岁多的弟弟去邻村看电影去了,我一个人熟睡在家中。突然,一声尖利的老鼠惨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透过蚊帐看见一条小蛇慢慢地吞进一只老鼠,吓得失了魂似的大哭。大奶奶正在禾坪歇凉,听到哭声,忙放下手中的药油,推开我家的木门。看见蛇吃老鼠,连忙从灶屋里拿起一把火钳,夹起小蛇往门前塘里扔去。跑回来一把抱起我,轻轻地拍背哄我:"芳芳,莫哭哒,是老鼠在打架,我把它赶走嗒。"我还是没止住哭,大奶奶索性抱起我,回到自己屋里,从石灰坛子里,抓一粒金丝猴奶糖,塞进我嘴里。我含住糖粒,才慢慢收口止哭。

1987年,我随父母来到县城西渡读书,见大奶奶的次数渐少。1994年冬,我正读初二。那晚,我和弟弟都睡着了。四叔给父亲打来电话,声音很急促:"大奶奶快不行了!你们明天赶快回来!"

记得那一天,从洋湖凼吹来的河风非常阴冷。我和父亲从洋湖凼古渡下了船,老远就听到凄婉的哀乐声,顿时泪眼模糊。走到大奶奶的灵位前,我扑通一声跪下。还不

谙世事的我,只会哭,什么也说不出来。 而今,每次走在蒸水洋湖凼边,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位穿绣花鞋的14岁姑娘,捧起一口河水,喜不自禁地说:"沁甜!是山里流下来的神仙水吗?"

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李家村访幽

张雄文

天空如靛,蓝得像个古老童话,令人不自觉屏住了呼吸,思绪也似乎陡然凝固起来。云朵自然也有,是山外少见的绵软纯白,纤尘不染,温婉而移,像踟蹰的深闺少女,村庄便偶尔留下一抹灵动的云影。

村庄卧在幽深峡谷间,浸染两边山峦淌溢而下的浓翠。屋舍多为新盖,三三两两散落而蹲,一律素淡粉墙,屋顶瓦片却或红或蓝或灰,各展风姿,也彰显着主人的雅好。小溪恬然横于谷底,清冽如镜,盛满天光云影,蟒蛇一般蜿蜒而前,缓缓没入峡谷尽头。一条与小溪平行的水泥村道平整而洁净,侧身穿过屋前晒谷坪、村部休闲广场,又顺山脚消隐在了葱绿间。

我踏着一团云影,沉醉在这暮春时节无边的苍翠与幽谧里,耳畔似乎传来陶渊明的吟哦:"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村庄并非桃源,却胜似桃源。村名颇俗——李家村,犹如闾巷田间常闻的张三、李四,却有极幽处的雅静,将我从山外数十里渌口镇上携来的尘垢与俗虑,瞬间洗涤一尽,通体恬适。

村子古意漫漶。一座大约能并走两驾马车的石桥横卧溪流,将两岸人家连接起来。石桥青石栏板沧桑,桥面苔痕斑驳,踏上去寂寥无声,我却似乎听到了苍古的回响。村人说,石桥不知建于哪代祖辈,但确乎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见证了诸多兴衰荣枯。石桥一端的陡坡耸出株古树,横柯上蔽,蓊郁苍虬,不得其名,只知村里类似古树多达12株,都有数百乃至上千年树龄。

山间古意更浓。村庄四面环山,以明月峰最为奇伟瑰丽,海拔800多米,属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盘桓林荫深处,不时可见苍古乱石堆砌或散落的印痕,曾是屋舍还是墓室?已无从得知,只是令人蓦然遥想远古先辈跋涉劳作的艰辛。林间隐着5座佛塔,并排而立,砖石黝黯,石碑也呈暗黑色,文字模糊,但依稀犹能辨出"乾隆年间"等字样。能卜选此幽僻处向佛,我想必定是道行高深、襟怀独到之辈。

我伫立一棵老松下远眺,仙风阵阵, 山岚缭绕,苍碧漫涌。远处,渌口、醴陵和 攸县三地风光旖旎而呈,尽收眼底;而近 处,李家村的屋舍、田园、村道历历可睹, 山腰偶尔漫过乳白雾岚,村庄便隐隐约 约,成为海市蜃楼里的仙居之所,更见清 幽与神秘了。

李家村既幽且古,美则美矣,却因深山阻隔,进出两难,千百年间坠于窘迫与拮据,曾是省里挂号的深度贫困村。村民眉宇间没有幽古蔓生的诗意,只有绵绵清苦。青壮年多漂泊山外,打工糊口,留下的老幼,守着清风白云与贫瘠土地,常面有菜色。好几年前,村里来了扶贫工作队,领着大伙忙活许久,日子才渐渐甘甜起来。

村部不远处石棉瓦平房围就的院落,细细幽香弥散,我像一只闻着山花气息的蜜蜂,被吸引而去。步入院中,一床床特制的晒簟次第摊开,晒满已成条块状的萝卜。屋里靠墙是一排排木架,摆满坛坛菜肴,都是剁辣椒、干豆角、干豆角、干豆鱼、水豆"标签,素雅而不失大气,颇有山外大厂的风格。正忙活的村人盛情递过、许子,让我尝尝这些坛子菜。揭开坛盖,特有的芬芳扑鼻而出,口水也不自觉涌了上来。

这是村里的"扶贫车间",属扶贫工作 队帮扶而建的康态种植养殖合作社。这些 年,上下同欲,"私家园"声名渐起,畅销山 外长株潭闹市,年均入60多万元,去年更 达 150 万元。贫困村民被安排在车间干 活,除了拿薪水,年底还有近3万块分红, 一年便能脱贫。而今,全村早已整体甩掉 贫困之帽,村貌也焕然一新,再没了往日 的寒酸气息。村集体有了积累,开始关爱 老幼,每到重阳节,便将全村老人请到休 闲广场,吃坝坝宴,听花鼓戏,接受义诊。 老人们欢然与会,最多时有305名。于是, 村子又有了陶渊明笔下"黄发垂髫,并怡 然自乐"的场景,登上了省级文明村红榜。 眼下,村子被纳入乡村振兴省级重点帮扶 村,老老少少又一脸春风,奔走在更甜蜜 红火的路途。

尝够坛子菜,我坐在一户人家屋场小憩。主人笑着递过一杯清茶,品一口,甘甜满嘴,又直入心脾。听到我的迭声赞叹,主人脸上溢出自豪,说,我们喝的都是山泉水,村干部曾送到省里检测,富含各种矿物质,村里准备开发矿泉水产业项目呢。

我微笑颔首。又一阵清风拂来,山村 依旧如刚来时的幽寂,但我知道,这幽寂 间蓬勃着火焰,将燃出更美的日子……